

經部

孟子集疏卷四

宋 蔡模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集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支十二支也干十干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王相於卯南方火王相於午西方金王相於酉北方水王相於子之類杜牧云唐自元和以後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以十萬之衆圍之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内東西南北豈無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以其城堅池深糧多人一也又武王伐紂師次于氾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太公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日往亡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討慕容驎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孟

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内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

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

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葢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葢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之意只說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

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荅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若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荅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也讀疑孟辨曰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我何所當哉又曰孟子達尊之義蓋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又曰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

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之間氣類相合如此○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當義也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

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

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集疏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曰四縣為都○陳氏名暘字晉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

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集疏曰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弔於滕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集疏曰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門曰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集疏曰朱子曰孟子答沈同問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須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邪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不盡其詞以告之何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

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爾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又讀疑孟辨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對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余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又有問勸齊

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〇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〇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

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集疏曰朱子曰周公當初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

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日夜炒那管叔謂周公是弟今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説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

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集疏曰陳淳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致堂胡氏曰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禄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禄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絶子乎○集疏曰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亦何以異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

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

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集疏曰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由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開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不能無眷眷之情也問集註引李氏之說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則

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本心不遇而去聖賢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時濟世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模謂此章聖賢之本心餘意先師盡之矣然更以夫子俎豆之對明日遂行之意並玩之則聖賢氣象亦可見矣○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閒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曰或問王通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則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模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先師真得聖賢之心矣然

更以夫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與當今之○孟世舍我其誰並玩之則聖賢氣象抑又可見矣

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集疏曰語錄云問程沙隨而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時事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則師旅為當

孟子集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五 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蕭志鴻

孟子集疏卷五

宋 蔡模 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集疏曰問孟子言性善繫辭卻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在天地言之則善在先性在後在人言之則性在先善在後易以天道之流行言孟子以人性之發見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孟子言性善是就發處說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也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只是大概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問孟子說本性善不說氣稟何也曰孟子但說本性善失卻這一節蓋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問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何也曰先有理而後氣也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言必稱之何也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互相表裏蓋人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方做得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又曰七篇論性只此一處已說得盡須是日日讀一過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集疏曰朱子曰滕國小絶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之一鄉然孟子與之說時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

所滅又曰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麻了一時及其定後病自退了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邪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之不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而亦莫之疑也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

心與故孟子雖若怪之而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恍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彞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髣髴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又玉山講義曰所謂性者天之生此人也無

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者哉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聚而成質氣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愚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𤨏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

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又曰胡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對善是下面底纔說善時便與那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之類此胡文定之說某嘗辨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

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待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耳自致堂五峯其說蓋差遂成有兩性然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揔老揔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揔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揔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嘆之辭到得致堂五峯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卻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贊嘆之辭便是性本善若非性善何贊嘆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說我行得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又與梁文叔書曰近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能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也黄氏云滕之為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相尋翦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孟子而問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彊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則曰堯舜何其迂闊不切事情邪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也況於區區之富彊乎人無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聖人皆可為何獨於文公而疑之孟子歷引

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汨没於利欲之中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天之所以予我而堯舜可為者憯然莫覺也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彊之志則將有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〇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〇集疏曰朱子曰孟子答滕文公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模又按記中庸篇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

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集疏曰朱子曰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故孟子載滕之百官父兄語曰吾宗國魯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

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集疏曰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朱子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餰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紛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致論制度雖若疎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

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節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〇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什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如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〇集疏曰問周制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也朱

子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又云近郊之民王之内地也其萑葦之事職無虚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為氓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其受廛為氓者固與内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加加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園廛漆林本末所繫近郊遠郊勞逸所繫問集註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謂鄉遂都鄙初無二也曰此亦不可詳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說得分明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集疏曰問世禄是食公田之入不知都長比長之屬有禄否朱子曰恐未必有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集疏曰朱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這是不曾識周禮只用詩意滯將去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集疏曰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邪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無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

之時哉先世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攷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集疏曰朱子曰孟子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國大方做得小底亦不奈何又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使畢戰問井地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彊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

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集疏曰朱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便有長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説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畆而徹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此等亦卒難曉須以周禮爲本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畆

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禄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畆

程子曰一

夫上文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集疏曰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所分之外否朱子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孟子亦是言其大概未必見周禮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茍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禮俗救舊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集疏曰朱子曰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問圭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圭田五十畝也又問卿士大夫之有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如井九百畝而百畝為公田之類曰其制未及詳考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圭田無征又問周制百畝之田十六而受六十而除若人物繁庶而田有

限不知何以處之曰人多田少以今料之誠有此患但程張二先生以為田無不足之言此必有說未暇考之又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說井田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又曰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只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或問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徐氏謂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獮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亦隨時而加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邪或問孟

子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説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東萊呂氏曰以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首章攷之孟子先適梁次適齊次適宋次適滕其在宋也雖未嘗與王偃語如戴不勝戴盈之之徒其意亦拳拳矣然皆志懦力弱不足以有為獨滕文公尊嚮甚篤覲孟子荅畢戰井地之問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則既命戰推行之矣遠方之人願受一廛而為氓者踵至則推行亦既有效矣不幸文公信道不篤溺於許行之説脅於齊楚之威不能終其序豈非天哉樸按孟子告齊梁不易五畝之宅之説滕問為國則以為民事不可緩問井地則告之以仁政必自經界始蓋有以厚民之生斯可以善民之心三代仁天下之道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為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飱音孫惡平聲○饔飱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飱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盖欲陰壊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税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集疏曰朱子曰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害於理也只是行文之失不必曲為之說又曰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為虞官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

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模按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別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集疏曰問振德猶施惠否朱子曰不是財惠只是施之以教化楊氏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是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

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曰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髣髴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鶪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宫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説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集疏曰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説何邪朱子曰程

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説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又曰尹氏之説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其説曰異端邪説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説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説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其亦時之不幸也夫又余隱之曰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若滕侯終禮孟子使為輔相而授以國政安知其不可為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覸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

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

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也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集疏曰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

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踈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竊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真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又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但愛吾

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又曰愛由親始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一言而不知愛無差等為二本也又曰夷之所説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别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子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方成句法若作虚字則不成句法

孟子集疏卷五

孟子集疏卷六

宋 蔡模 撰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集疏曰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問枉尺直尋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説甚事身既枉了如何直人又曰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民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以利言則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

如此又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强得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又曰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必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集疏曰或問大丈夫之說其

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又曰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胷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得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又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此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此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黃氏云古之仕者為道故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為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已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而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仁何者為禮何者為義憯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為莫

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得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何叔京名鎬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

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

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藉在亦反紘音宏耒力內反黼古典反褘音暉出疆必載質何也問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

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集疏曰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朱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夫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

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集疏曰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朱子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茍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

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

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

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集疏曰李氏常語云如孟子所言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朱子曰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為臣固家家可以得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得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或問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内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

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

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内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瞷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瞷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瞷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虚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

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集疏曰問不見諸侯何義朱子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是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或問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也邪曰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以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

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

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内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横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説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集疏曰按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楊墨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已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又曰楊氏見

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没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啟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集疏曰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朱子曰非謂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

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前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辭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

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集疏曰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

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不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源流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又曰當時如縱横刑名之徒孟子却又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又曰此段最好看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此見得聖賢是甚麽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葺是有闔闢乾坤之功又與南軒張氏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或然分明便

自然如此往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以為如何答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東萊呂氏書曰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為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為急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朱子答曰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覆同異以為致知格物之

事若便以為務為攙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為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攙併録朱子與張吕二先生往復書以見平日講學明道者如此○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茍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黄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必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禄萬鍾以兄之禄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

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集疏曰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其説奈何朱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則禄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

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又讀余隱之尊孟辨曰温公所謂口非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同於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孟子集疏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七 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蕭志鴻

孟子集疏卷七

宋 蔡模 撰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

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集疏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箇道理只是要人信得及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道理行不敢踰越惟是信不及所以妄作又云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

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

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集疏曰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

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者豈虛語哉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恭與敬何以別曰大槩一般只恭意較闊大敬意較細密如以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於君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

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即是做責難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做大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又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

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集疏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盡得方員聖人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聖人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集疏曰或問二章之説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程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問程子道無無對之語奈何曰此雖非正為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者孰為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

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

也智敬故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集疏曰朱子又曰孟子此章都是遞向上去更無退下來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已教爾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已教爾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已教爾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沒理會人還有這道理否○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旣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旣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

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集疏曰朱子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强只是以力論全是不同問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

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集疏曰范氏曰治天下莫大於仁故前章云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此章云仁不可以為衆也仁者天德之至尊聖人之最先天之所以大者仁而已聖之所以為聖者亦仁而已易乾卦元為四德之首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在天則為元在君子則為仁乾之德以仁為首故能統天聖人之德以仁為大故能長人天所以首出庶物為萬物父母者為能養萬物也聖人所以首出庶民為萬民父母者為能生養萬民也天子所居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惟能好仁則與天同德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歸之矣問集註聽天所命朱子曰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盡是這樣苟且所謂聽天所命者也○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集疏曰朱子曰自暴是非毀道理之人自棄是放棄道理之人自暴者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是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言則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絶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與有為也故自暴者强自棄者弱模案程子初說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或問十章之說朱子曰程子初說至深切矣第三說却自暴自棄最為的當皆宜深味也且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可哀也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

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集疏曰或問十二章諸說有未盡者乎曰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是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支逕別岐亦不可以弗之察也又曰呂氏論明善直以

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思誠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模槩此章見孔子曽子子思孟子相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蓋明善即致知誠身即誠意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由思誠以造於誠由人道以達天道及其至一也而動不動又只在誠不誠之間此又是孟子要其微驗處喫緊以告人然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

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集疏曰案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强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或問十四章之說朱子曰范氏所論重人命者尤善尹氏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尤可深味也問任土地者亦次於刑何也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强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聚斂之徒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爲於外也○集疏曰朱子曰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聖人但知恭儉不可不爲爾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胡

氏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髠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别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集疏曰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手之權較重亦有淺深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集疏曰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或問十八章之説朱子曰楊氏得之矣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孝為罪而以不就師傅為罪亦善引據者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

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

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集疏曰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又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孝為有餘也又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之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言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或問十

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曾子周公先儒所不及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

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集疏曰柴張子曰君心未免乎非則雖百賢衆政亦莫能正范氏曰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已而物自正故能正君若不正已豈能正君君者本也庶民末也君者源也庶民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故君仁則一國之人無不仁君義則一國之人無不義君正則一國之人無不正大人專以正君心為事君心一正則國自定矣楊氏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或問二十章之說朱子曰程子張子范楊皆深得之可詳味也又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能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

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禮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又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

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彊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集疏曰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考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欲自託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為介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餔啜罪之若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集疏曰模又案程子曰舜不告而娶者堯得以命瞽瞍或問二十六章之説朱子曰范氏之説本孟子正意也程子又推明一説尤凡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見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蓋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彊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集疏曰案范氏曰仁義禮智不止一端而已然事親從兄仁義禮智之本也知所以事親又知所以從兄又能節文其為樂也豈不至哉尹氏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為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或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朱子曰是有數義有

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為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又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也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正是華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華采又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而貴貴貴貴而尊賢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彊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只是這實字緊要又曰專言仁則包四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問仁之實一段只是仁義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是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勉彊安排如何得樂到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到樂處難生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樂如何得生問節文曰節是等級文如升降揖遜之類楨謂孟子言四端蓋之以樂而乃不及於信者蓋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四行

無不在而信於四端亦無不在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樂之實即此信為之本也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而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也何邪蓋有子言仁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所言仁義即所謂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推其事親者以從其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曰知斯二者已足以見智之實矣而又必曰弗去何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亦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字而貞固獨二字知則知其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若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兩面如五行水土俱王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

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既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生生而不能自已者也見得孟子此章所論四端雖異乎常說而其說自確然而不可易超乎常序而其序自井然而不可紊此實孟子深造自得之妙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蓋嘗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事親莫先於從兄孟子發出實字正是要人就精實上立得根本根本茂盛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民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由此而發生即本立而道生之意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到得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化之
矣此箇生意又復生生而不已正如天地造化一元之
氣泱洽通貫而萬物之生意自有所不容遏學者若就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處從精實做工夫來到得十分純
熟便自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亦
自有所不容遏此學問之極功也○孟子曰天下大悅
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
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
之歸已如草
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
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
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
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集疏曰問為人為子兩出朱子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親之悅苟有孝心者皆可能也順乎親則和邪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

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李氏名侗字愿中號
延平先生羅仲素名從彦陳了翁名瓘字瑩中

孟子集疏卷七